

曹譯莎士比亞全集

2

凡隆納的二紳士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1024-7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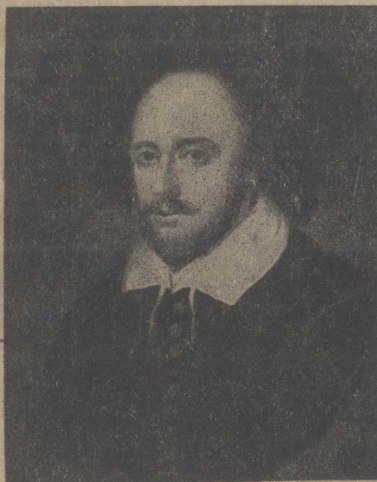
020)2

46.6

131R

447, 0.52

1.0



Wm. Shakespeare

文 化 合 作 公 司 總 發 行



塞爾維亞比士全集

1

士師二所執照凡

From Calcutta to the We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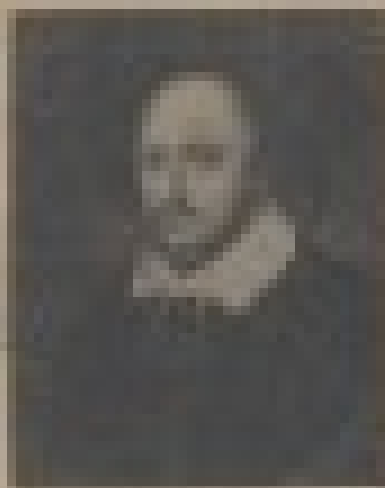
1847-1848

1847-1848

1847-1848

1847-1848

1847-1848



1847-1848

行發總司公印書北民

1847-1848

凡隆納的二紳士

登場人物

米蘭大公爵

細爾維亞的父親。

瓦倫坦
波羅突斯

凡隆納的二紳士。

安東尼歐

波羅突斯的父親。

杜利歐

瓦倫坦的蠢笨的情敵。

埃格拉穆爾

爲細爾維亞設法逃走的人。

斯皮得

小丑，瓦倫坦的僕役。

郎斯

波羅突斯的僕役。

潘辛諾

安東尼歐的僕役。

房主人

朱麗亞在米蘭居住的房屋的主人。

強盜數人

朱麗亞

波羅突斯的情人，凡隆納的一貴婦。

細爾維亞

瓦倫坦的情人，大公爵的女兒。

露西塔

朱麗亞的女侍。

僕人及音樂師各數名。

地點——一部在凡隆納；一部在米蘭；一部在芒吐塞的邊境。

第一齣

第一景 凡隆納城內的公共場所

〔瓦倫坦及波羅突斯同上〕

瓦 不必再勸阻了，我的親愛的波羅突斯；

看家守業的青年們永遠都有看家的本領；

如果不是因為愛戀把你的盛壯的年華，

鎖在了你所敬愛的情人之多情的秋波上，

我真心懇求你與我作伴

到四方去欣賞這世理上的瑰奇，

免得你沉悶懶散的閑住在家裏

把你的青春消磨在無聊的怠慢之中。

但是你既然有所鍾情，就去愛戀吧，在其中發揚，

假使有一天我也能開始愛戀，我正會同你一樣。

波 你一定要走了？親愛的瓦倫坦，再會了！

如果你在旅途上意外的看見什麼希罕的

可注意的事物，請你要想到波羅突斯：

如果你遇到了幸福的事，請你要祝願
波羅突斯也能同享；如果你碰到危險，
假若真會有危險來脅迫你的話，

那麼便請你把苦惱聲訴給我的聖潔的祈禱，

因為我將是你的祈禱代理人，瓦倫坦。

瓦 你就手撫一本愛情的經典祝我成功吧。

波 我要撫着一本我所愛讀的書爲你祈禱。

瓦 那一定是關於一個深刻愛情的淺故事，

講述年輕的萊安德怎樣渡過赫列斯龐特。

波 那乃是個講述更深愛情的深故事，

因為他被浸沒在愛裏，絕不祇才浸到鞋面。

瓦 正是，正是；你把靴統子都沒過了，

可是你却從不曾洩過赫列斯龐特。

波 沒過了靴子！唉，你不要拿我當傻子。

瓦 不能，我自然不能，那對你沒有好處。

什麼？

瓦 講的是戀愛，人們用呻吟換來輕蔑；

用痛心的嘆息換來姍姍的顏色；用二十度

小心，倦人，與苦悶的夜晚博得一瞬間的愉快；
如果微倖的得到了，也許還是毫無幸福的收穫；
如果失却了，人們就該被痛楚的苦惱所佔住；

無論怎樣，都祇不過是用聰明換來愚蠢，
否則便是聰明失敗而愚蠢得勝。

波 那麼，依你說來，你稱我爲傻子了。

瓦 可是，依你情形，我想你早晚就會證實。

波 你是攻擊愛情的本身；而我却不是愛情。

瓦 愛情乃是你的主子，因爲它主使你：

凡是肯被一個傻子如此羈絆驅使的人，

我想他也不該被稱爲一個聰明人。

波 可是，文人們說，侵蝕的毒蟲藏匿在

最艷美的花苞裏，所以侵蝕的愛情

也就包藏在最完善的才智裏。

瓦 文人們也曾說，毒蟲在最早的

花苞尚未開放時就已將它蝕盡，

年輕與嫩弱的才智也就如此的被愛情

變成了愚蠢；在花苞中萎謝，

● 甚至在青春壯年就失去了它的色澤，以及未來的希望之一切美好的後果。

但是，我爲何浪費時間來勸導你這樣

一個誠心願意爲感人的愛情服奴役的人？

再說一次再會吧：我的父親在那路上

等着我去呢，他要親自送我登船。

波 請令我送你到那裏吧，瓦倫坦。

瓦 親愛的波羅突斯，不必；我們現在分手吧。

在我到米蘭後，請你時時寫信給我，

告訴我你的戀愛怎樣，同時再告訴我

在我離去後這裏有什麼新聞；

我也一樣的要寫信給你。

波 但願你在米蘭遇見一切的快樂！

瓦 但願你在家裏也如此！再會吧。

〔瓦倫坦下〕

波 他去追逐榮譽，我在追求愛情：

他離開了朋友是爲了使朋友更炫赫；

而我爲了愛情却把自己，朋友與一切全都拋却。

你啊，朱麗亞，你使我完全改觀了；

你使我淡忘了學問，浪費了時間，

與善的意見爭持，把世界看成虛空：

用荏弱的嘆息組成我的才智，令苦思害得我心痛。

〔斯皮得上〕

波 斯 波羅突斯先生，你好。看見我的主人沒有？

波 他適才從這裏走去搭船到米蘭去了。

斯 那麼，十有八成，他已經搬上船了，

這樣把你丟了真是令我也變成羊了。

波 一些不錯，如果牧羊人有一會兒離開，一頭羊就時常會走丟的。

斯 那麼你的結論是不是說我的主人是牧羊人而我乃是一頭羊？

波 正是。

斯 那麼，豈不是，無論我是醒着還是睡着，我的角都是他的角。

波 好糊塗的回答，正合一頭羊的身份。

斯 你仍然證明我是一頭羊。

波 正是；你的主人也就是個牧羊人。

斯 不對；我能用個理由來反駁你的論斷。

波 恐怕不容易，不過我也能提出一個反證。

斯 祇有牧羊人來尋覓羊，沒有羊能够尋覓牧羊人；現在既是我來尋覓我的主人，而不是我的主人尋覓我：所以，我不是羊。

波 可是羊爲了草料跟隨着牧羊人，牧羊人不是爲了食物跟隨着羊；你爲了工資跟隨你的主人，你的主人不是爲了工資跟隨着你：所以，你正是一頭羊。

斯 你再提出這樣一個理由來，我要學羊叫了。

波 可是你聽我說。你可曾把我的信送給朱麗亞？

斯 是的，先生；我這一塊沒主的羊肉把你的信送給她那一塊穿着繡花衫裙的羊肉了；而她那一塊穿着繡花衫裙的羊肉却全不會給我這一塊沒主的羊肉什麼酬勞！

波 這麼一大堆羊肉，這個牧場真是太小了。

斯 即使這個場子太擁擠了，你最好還是釘牢了她。

波 不僅如此；你既然失去了主人；最好還是先劃個圓把你圈起。

斯 不必如此，先生；不必化一圓錢就可以令我去替你送信了。

波 你弄錯了；我說的圓是劃一個圓圈，監禁失羊的圓圈，的意思。

斯 從一圓變成一個圈嗎，即使把它加倍再加倍，

當做給你的情人送信的酬勞還是過份的太少。

波 不過他說些什麼話？她點頭沒有？

斯 點頭的。

波 癩頭的，那麼，豈不是個癩頭癩腦的傻子了。

斯 你誤會了，先生；我是說她點頭的：你問我她點頭沒有；我就說，是。
波 把它們抬高一點豈不是說——癩頭，是。

斯 現在你既然辛辛苦苦的把它們抬高一點，就拿它做爲你辛苦的酬勞吧。

波 不能，不能，你拿去做你辛苦送信的酬勞吧。

斯 好啊，看來我一定得把它接受下來，原諒你了。

波 怎麼，先生；你爲什麼要原諒我？

斯 就是，先生，把這封信規規矩矩的送去：而除了癩頭癩腦的傻子這個名銜之外，你

什麼酬勞也不給我。

波 我真不該，你倒很有些捷才。

斯 可是還趕不上你的慢錢袋。

波 罷了，罷了；把這事簡單的說開吧：她說些什麼？

斯 先把你的錢袋打開吧，然後錢同回答便可以同時交貨了。

波 好，先生，這些是你的辛苦錢：她說些什麼？

斯 真的，先生，我想你不容易贏得她的。

波 怎麼，你竟從她那裏看出來這許多事嗎？

斯 先生，我從她那裏什麼都看不出來；沒有，爲你送一封信竟連一個德克特都沒有看到：我替你傳達了你的心思，她竟對我那般刻薄，我想，叫她把心思告訴你，她該更要刻薄了。除了石頭之外，什麼紀念物也不要給她；因爲她與鋼鐵一般冰冷無

情。

波 怎麼！她一句話都沒有說？

斯 沒有，甚至於都沒有說——拿這點辛苦錢去，爲了試探你的慷慨，我謝謝你，你給了我六便士，爲了報復你，從此以後你親自送信去吧：現在，先生，我去替你問候我的主人了。

波 去，去，快去，拯救你的船脫離觸礁沉沒的災禍，

祇要有你在船上，這條船就不會沉，

因爲你的命中註定要乾死在岸上。

我得去差遣一個比較好一點的送信人；

我恐怕我的朱麗亞決不肯答覆一封

從這樣一個無用的使者手裏遞到的信。

〔同下〕

第二景 同上，朱麗亞家裏的花園

〔朱麗亞與露西塔同上〕

朱 那麼你說，露西塔，現在沒有別人，

你是否要勸我去談講戀愛？

露 是啊，小姐；祇要你不糊里糊塗的跌在裏面。

朱 在男人們的聚會的一切美麗的所在，

在我日常所遇見的與我交談的男人之中，

你認爲哪一個最值得愛戀？

露 請你一一念出他們的名字來，以便

根據我的淺識一一的說出我的意見。

朱 你覺得那美好的埃格拉穆爾爵士怎樣？

露 做爲一位爵士，他是知名的，整飭而純良；

但是如果我是你，他永遠不會是我的親人。

朱 你覺得那富有的穆克修怎樣呢？

露 他的財產自然很好；可是他的本人，平平而已。

朱 你覺得那溫柔的波羅突斯又怎樣呢？

露 天哪，天哪！你看我們該是多麼蠢笨！

朱 怎麼回事！提到他的名字，你爲何如此激動感情？

露 請饒恕我，親愛的小姐；我真是不知羞慚，

像我這樣一個無知無識的人，

竟也敢批評那種可愛的男人們。

朱 爲什麼不敢批評波羅突斯，似批評別人一樣？

露 那麼，就是因爲：在所有好的之中我認爲他乃是最好的。

朱 你的理由呢？

露 我沒有別的，我祇有個女人的理由；

我認爲他如此，是因爲我認爲他如此。

朱 那麼你可是願意我把愛情專屬於他？

露 正是，如果你不願把愛情無益浪用的話。

朱 可是，他與所有的人一樣從來未曾使我動心過。

露 可是我想在所有的人們中間，他愛你最甚。

朱 他平日的寡言足以證明他的愛情不多。

露 包藏得最隱密的火種偏能燃燒得最廣。

朱 凡是不表示愛情的人就沒有愛情。

露 啊，凡是向人人宣佈他的愛的人才是最缺少愛情。

朱 我但願我能知道他的心。

露 讀一遍這張紙，小姐。

〔遞一信〕

朱 〔讀〕「給朱麗亞」，——喂，誰送來的？

露 讀過內容便知道了。

朱 你說，你說；誰給你的？

露 瓦倫坦爵士的隨從；可是，我想，是波羅突斯送來的；

他本來是要當面送給你；可是我，正在路上，就假借了你的名字把它收下。我請你饒恕我的冒昧。

朱 現在，憑我的貞潔發誓，你這一個放肆的搨客！

你怎敢妄自僭越收受那種逢迎諂諛的書信？

你怎敢在我的背後暗地裏圖謀我的年輕無知的心？

現在，相信我的話，這真是一件偉大有用的工作。

你真是一位稱職的官長。

這裏，把這封信拿出；當心去把它還了；

否則你再也不要回來見我的面。

露 爲了愛情說項總應該比責恨多得些酬報。

朱 你是去不去？

露 我去，好讓你仔細想想。

〔下〕

朱 可是，我倒也願意把這信細讀一遍。

把她喚回來，真有些難以爲情，——

我怎能反而求她去做我責備過她的事。

但是她既然知道我是個處女，還不把那信

強制的使我閱看，她真是個蠢人。

因為處女們，爲了廉恥，雖然說了一聲不，她們却正顧那提供的人把它當做是。

罷了，罷了！這種愚蠢的愛真是想入非非，就好像暴躁易怒的嬰兒一般亂抓着保姆，而一會兒就全都順服用口含住了乳頭！我正是盼望露西塔在我這裏

而我却故意將她斥責，我該多麼頑固！

我內心的歡喜正在迫使我的心發笑，

而我却在面上裝出異常忿怒的樣子！

我的責罰便該是立即把露西塔喚回，

爲了我適才的愚蠢請求她原宥：——

喂，喂！ 露西塔？

〔露西塔又上〕

小姐你有什麼吩咐？

是不是快到午飯的時候了？

我但願是的；

那樣你就可以把火氣發洩在燉肉上，

不致發洩在你的女僕身上了。

朱

那是什麼，

你小心翼翼地拾起的？

露

沒有什麼。

朱

那麼你為什麼屈身？

露

我是拾起一張落下的紙。

朱

那張紙可是沒有什麼？

露

與我沒有什麼關係。

朱

那麼令它爲了有關係的人留在那裏吧。

露

小姐，它不會在有關係的所在撒謊的，

除非閱讀它的是個虛偽不實的人。

朱

一定是你的情人寫給你的詩句。

露

以便我能按照曲子把它唱出來，小姐；

告訴我一個音符：小姐你是會製曲的。

朱

越是少弄這種無聊的事越是好；

你最好還是按着「愛情的光明」的調子唱吧。

露

對於這樣輕的調子都是太重了。

朱

太重！那麼它也許還有些疊句重重。

露

正是；還很動聽呢，但願你能唱它。